

大学生轻社交趋势与形成逻辑

饶琳莉

(江苏理工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1)

【摘要】随着数字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社交媒体平台对大学生的社交行为、社交需求和社交表达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社交模式也随之改变, 轻社交迅速出圈并占据主导地位。轻社交的流行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个体需求的变化以及科技革命的推动联系密切。但是在享受轻社交带来的信息流动高效化和情感反馈便捷化同时, 也应警惕“轻社交”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社交陷阱和个体孤独。在数字化时代的社交中, 提升对网络信息的判断力与辨别力, 在“强社交”与“轻社交”模式中寻找合理社交的平衡点, 在“全面关注”中“向外成长”并“向内生长”是大学生社交的必修课。

【关键词】大学生; 轻社交; 数字现代化; 社交文化

一、轻社交: 适应现代化背景的社交文化新形态

当代大学生是伴随着互联网发展和技术革命出生成长的一代人, 据调查显示, 截至2023年5月, 线上活跃用户总数已达12.24亿人, 学生群体是其中坚力量^[1]。他们作为数字时代的网络原住民, 在日常生活中追求个性化、多样化、时代化的生活体验, 轻社交具有多元精准化、浅层碎片化、边界感清晰的特点, 可以实现信息资源快速共享, 充分调配社会资源, 与之社交需求十分契合。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 大学生因经济快速发展家庭物质条件相对充裕, 长期处在过度关爱与严苛教育并存的家庭氛围中, 生活方式随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急剧变化。进入大学, 在互联网场域成长特征加剧, 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和价值判断受数字时代的影响, 但同时也正在形塑着这个时代的一切, 包括社交模式。一方面,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的迅猛发展与广泛应用, 每个个体在虚拟社群中变成了交织错落的网格中的一个节点。这使得人际互动变得高频且多样化, 社会交往的内容、形式以及关系链也日新月异。因此, 一种与传统社交模式截然不同的社交形态——轻社交, 应运而生, 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相适应。另一方面, 人类本质上具有社会性, 交往的需要是人的刚性需要。任何个体都需要与他人和社会产生交流, 并与其中能与自己具有同等倾向性的个体形成社交关系以及获得认同。相较于其他时代年轻人, 现当代00后大学生渴望独立, 往往有着自我中心式的高期待, 倾向于基于主观感受来处理人际关系, 他们既渴望获得陪伴的情感支持又疲于应付复杂的人际关系, 比起需要长时间情感

经营的传统社交, 他们更乐于接受浅社交关系。在技术发展和社交需求转变的共同作用下, 轻社交以更为简约、灵活的方式满足了人们的社会交往需求, 并快速在年轻一代中流行起来, 引领社交文化新风尚。

二、大学生轻社交的定义及形成逻辑

“轻社交”是指在数字化技术支持下依托于微博、B站、小红书等众多网络社交平台开拓的突破时间、空间限制人与人之间利用碎片化时间偶发的非深入的社交形式^[2]。线上自习室找学习搭子、微信朋友圈点赞、微博话题打榜、抖音直播间带货等, 轻社交渗透于青年人的日常生活中并逐渐成为主要社交形式, 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轻社交”行为的形成呢? 究其原因, 大学生轻社交行为的形成逻辑可以从社会、个体和技术三个层面来解析。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 社会结构的变迁、个体需求的变化以及科技革命的推动, 共同促成了轻社交行为的普及和发展。

(一) 社会结构变迁: “集体”到“个体”的转变

格兰诺维特弱关系理论指出, 在传统社会, 每个人频繁接触的亲人、朋友、同学等会形成一种稳定、情感连接较强但信息传播相对重复的强关系网络^[3]。在传统社交模式中, “集中力量办大事”观念深入人心, 有组织的集体生活, 形成了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熟人关系, 社会互动嵌入在紧密的富有韧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中, 通过强关系社交获取信息完全占据主导地位。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高速发展, 网络社交媒体打破了传统社交的时间、空间阻隔壁垒, 社会的基本矛盾发生转变, 社会生产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社会生产单位由“集体”向“个人”转变,依赖于数字化技术平台的虚拟社会轻社交模式迅速流行,其本质是“弱关系”社交呈现,“弱关系”是指感情程度低、亲密度小、情感连接较弱的社会关系,具有异质性,比起同质性较强的强连接其在信息扩散和传播上更具有优势。由此可见,轻社交能够编织一张巨大的陌生人社交网络十分契合大学生快餐式、信息化的社交需求。

(二) 个体需求变化:追求有边界感的安全社交

在现代化进程当中,社会结构不断演变呈个体性趋势,在此情境下,大学生的社会心态和社交需求也有所变化。面对高速压缩的教育现代化进程,当代大学生面临着学习、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压力,还承受着来自社会、家庭、自身的期待与评价。学分绩点,附加分、社会实践成果,科技创新比赛等可度量、可比较的评价方式,教育中的工具理性评价与价值理性评价失衡,导致学生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疯狂内卷。社交媒体多元化发展,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社交过载状态不可避免,加之“内卷”导致学生社交时间被压缩。一方面,轻社交能够突破规范性社交礼仪束缚,不必在交流中反复斟酌每一个语句的合理性,轻松化的社交方式是一种有效的心理调适手段,可以帮助他们缓解焦虑、排解压力。另一方面,轻社交具有轻量化特征,十分契合年轻人隐私保护、需要独立空间的社交需求。亲朋好友以爱之名对学习成绩、就业状况、生活情况的过度关心与行为干预,一些无意识的“越界”行为困扰着许多大学生,常常令他们陷入自我情绪内耗,造成焦虑。由此可见,“轻社交”不打扰、不纠缠,去掉牵绊与纠葛,恰如其分的边界感和分寸感十分契合青年人的社交需求。

(三) 科技革命的推动:算法精准匹配形成“兴趣圈”

据《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接近四分之三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在使用互联网,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已达99.8%,近年来,腾讯、百度、抖音等互联网公司通过内容吸引用户,以算法搭建轻社交桥梁,精准匹配“兴趣圈”不断强化平台社交,形成社交闭环^[4]。人类社会不断演变,从原始社会到数字文明阶段,社会主流关系经历了血缘、地缘、业缘到趣缘的升维演变,趣缘关系是指个体基于共同兴趣或特定目的主动构建的,追求自由实践和全面发展的社会连接^[5]。轻社交具有典型的趣缘社交特征,其为何会在大学生群体流行?

一方面,轻社交可以提供无压力环境场域,大学生现实生活中的学习圈,生活圈都有一定的熟人压力,不可避免地会在社交中加以伪装,成为“戴着面具的人”,与此同时,内心也会不断积压负面情绪。然而,以兴趣为基础的轻社交中,个体与个体之间几乎没有实际交集,不掺杂情感负担,不用担心他人的批评与指责。在这样轻量化的场域中,每个个体都可以平等的主动表达,真实表达,十分契合大学生分享、发展、创造自我的社交需求。另一方面,轻社交能够让个体获得群体归属感,在网络时代,任何小众的兴趣爱好都能够成圈,并且通过算法媒介的深度学习,智能化精准推送帮助用户找到“兴趣圈”组织。社交媒体的多元化互联互通与多元化发展,让大学生能够选择与自己志趣相投,价值观念一致的圈层,在“圈内人”的社交场域中获得心理认同感、满足感和幸福感。

三、轻社交的背面:警惕社交陷阱和社交孤独

(一) 社交陷阱:陌生人社交的不确定风险

互联网的发展建立了跨越空间的全球性社交网络,媒介不知不觉成为个体感知、想象外部世界的窗口,大数据通过高效的社交匹配,不断丰富聊天形式,简化互动流程,让青年一代在敲击键盘、滑动手机就能找到情感认同与归属感。虽然利用算法和数据技术分析可以形成比较全面,符合内心期待的人设形象,并根据社交需求与社交特征实现精准匹配,但是也有可能事与愿违。大多数媒体平台都具有匿名化特征,展开交流对话可通过随机匹配,约束机制宽松。平台的信息审查环节相对缺失,陌生人社交中的社交对象道德素质参差不齐,虚假信息和非健康信息极易形成并快速传播,多方面的不确定性造成社交陷阱。一方面,轻社交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投入过低十分容易造成低质量社交,由于对事件认识的片面性,看客心态以及流量的裹挟,极易对事件中心相关人员造成心理负担和压力,甚至影响处于成长关键期的青年人的价值判断,影响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信息化相关社会管理和法律体系还在不断完善当中,网络信息安全问题突破地域限制,具有全球性,互联网用户群十分庞大,平台无法完成信息实时审阅和监管,使众多问题位于灰色地带,存在不小的治理盲区^[5]。轻社交低成本且具有一定的功利性,社交对象大多是不了解不熟悉的陌生人,就目前来讲,网络电信诈骗的案例时有发生,在大学生群体当中也有人上当受骗,由此可见,轻社交模式也同样具有两面性,

我们应当理性看待，多角度警惕社交陷阱。一是强化轻社交外部环境建设，健全数据管理法律体系，明晰政府及社会单位、互联网用户各方主体责任，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同向而行，营造风朗气清的网络安全环境；二是用科技手段排查信息风险隐患，弥补科技漏洞，实现高速动态监测、高度精准监测；三是用户注意强化自我保护意识，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在信息洪流中保持理性和判断力，不轻信他人，以足够的理性化解陌生人社交中的不确定风险。

（二）社交孤独：技术手段让人际关系松散和扁平化

打开手机，微博、微信、抖音、小红书等各大社交媒体的内容精彩纷呈，碎片化的信息隔着屏幕奔涌而来，大数据按照用户喜好精准推送，手机成为我们的“随身物品”，在网络时代，人与人的联系和链接无处不在，社交媒体很大程度地把想念的成本拉低，让手机另一端的远亲变成“近邻”，人与人的亲密唾手可得。由此看来，科技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消灭孤独，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青年人“睁眼社交过载，闭眼内心孤独，越社交，越孤独”近年来被广泛讨论，成为热点社会话题。一个宿舍的室友互相沉默不语，各自隔着屏幕享受虚拟世界的狂欢；食堂就餐，手机为伴；学校的社团活动，组织者在台上尽力吸引大家的目光，然而大学生最终依然不为所动，纷纷沉默继续做低头族。这样的种种现象充斥着大学校园。技术手段实现了联络的便捷化，但也造成了人际关系的松散和扁平化^[10]。从情感维系到信息连接，点赞之交，点头之交的朋友数量不断增加，愿意让自己敞开心扉交流的朋友却凤毛麟角。《群体性孤独》一书中描述道：“我们对科技的期盼越来越多，却对彼此的期盼越来越少^[6]。”从技术层面来看，网络的连接性能够平复我们内心深处对孤独、失去和死亡的恐惧，但从人的社会性角度来说，网络连接也破坏了人与人交往产生的情感能量，比如面对面人际交流的价值。

“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村落效应》一书从社交接触对个人健康的影响、对个人成长的影响、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三个方面回答了这一问题，研究者指出：有温度的面对面的的人际关系与接触能够让人感受到如村落般的归属感，改善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孤独等负面情绪，真正提升幸福感^[7]。由此可见，只有平衡好线上碎片化社交和线下沉浸式社交，不过度依赖陌生人社会里网络匿名

化创造的安全感，不断强化驾驭数字世界和脱离数字世界的的能力，用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丰富和温度，去化解技术手段让人际关系松散和扁平化的负面影响。

四、结语

没有人可以活成一座孤岛，在集体环境中，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加入集体。有神经学研究表明，人脑的社会认知机制决定主体会本能地发生社交行为，并且主动地去了解自我与他人。由此可见，社交需求是人的刚性需求之一，也是大学生探索自我、性格养成、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途径。轻社交大大强化了个体与社会的普遍性连接，是信息时代到来的必然产物。大学生作为“网生一代”在享受轻社交带来的信息传递和交换高效化、人与人互动交流边界感适宜，轻量化的同时，也应当一方面保持理性，不断提升对网络信息的判断力与辨别力，将社会交往的价值理性置于工具理性之上，推动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使青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另一方面，平衡轻社交与强社交两种交往模式，让自己在现实与虚拟环境的社交当中保持张力，不断克服社交工具化造成的情感冷漠与个体孤独。在“全面关注”中“向外成长”并“向内生长”。

参考文献：

- [1]2022 Z 世代洞察报告 [EB/OL].2023-06-17. QuestMobile, <http://test.questmobile.cn/research/report/316>.
- [2]孙寿涛,张晓芳.断裂与弥合:数智时代 Z 世代“轻社交”行为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3,(11):15-22+14.
- [3]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78(6):1360-1380.
- [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 [2023-03-27].<https://cnnic.cn/NMediaFile/2023/0322/MAIN16794576367190GBA2HA1KQ.pdf>.
- [5]喻国明,苏健威.新型趣缘关系:理解未来社会组织协同的关键视点[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3(05):103-110.
- [6][美]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M].周逵,刘菁荊,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5.
- [7][加]苏珊·平克.村落效应[M].青涂,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329.